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二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四十 集部

文選卷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詠史

詠史詩 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詠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曹公好以己事誅殺賢良故託言秦穆公殺三良自殉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善作共所知善曰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為殉鶡冠子曰達人大觀翰曰從死曰殉古無此事人所知之秦穆殺三良惜五臣作昔哉空爾為善曰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濟曰殉無益徒彰非禮故云空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音資善曰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用不訾之軀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良曰凡仕曰結髮訾量也言無量也臨沒要平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古杏縻

美悲切 善曰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鄭玄曰穴謂塚壙也說文曰綆汲井綆也縻牛轡也銑曰穴墓門綆縻皆繩索

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

善曰說文曰劇甚也包咸曰論語注曰施行也 向曰甘為殉而不退 翰曰劇甚也有所施者為人用也

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善曰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王逸楚辭注曰虧歇也濟同善注

三良詩 五言

曹子建 良曰亦詠史也義與前詩同植被文帝責黜意者是悔不隨武帝死而託是詩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 善曰言功立不由於己故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問也孝經注曰死君之難為盡忠謚法曰能制命曰義我謂三良也 銑曰植自言功名不可强為而致也唯忠義我可安之

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 善曰列女傳柳下惠妻誄曰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賈逵國語注曰沒身為殘 向曰殘殺也

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 平聲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

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

攬 五臣作攬 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平 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

善曰說文曰捐棄也楚辭曰美人兮攬涕而竚臨穴已見上文說文曰歎太息也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閭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　翰曰墓中不明是謂長夜冥冥暗貌

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　善曰禮記曰親始死惻怛之心傷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　濟曰黃鳥哀三良詩也傷肺肝悲之至也

詠史詩八首　五言

左太冲　向曰是詩之意多以喻己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椀賦曰援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躒躒與犖同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揚雄博極羣書　良曰蓋思自屬

矣弱冠年二十也采翰筆也卓犖特達也

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

翰曰賈誼作過秦論司馬相如作子虛賦准擬比以為法則也

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

善曰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騎射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也漢書曰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銑曰鳴鏑矢名羽檄徵兵之書

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

子余反　善曰尚書曰善敹乃甲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向曰齊將田穰苴有兵法我乃雖非甲冑之士疇昔嘗覽穰苴之術

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

善曰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王逸楚辭注

曰激感也東吳謂孫氏也　翰曰時吳未平臨風長嘯若無東吳吳者志高而氣勇也鉛刀貴一割

夢想騁良圖善曰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冀劾鉛刀一割之用韓君章句曰騁施也　濟曰以鉛為刀只可一割不可再用言願當一割之任奮策於敵國也左眄澄江湘

右盼定羌胡善曰廣雅曰眄視也方言曰澄清也馬融論語註曰盼動目貌　良曰眄盼皆視也左澄江湘謂取吳右定羌胡謂取蜀蜀在西故云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

廬善曰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有廬漢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　銑曰此思之志也爵五等爵也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善曰古詩曰鬱鬱園中柳　毛萇詩傳曰離離垂貌　銑曰鬱鬱

茂美貌離離輕細貌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善曰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七發曰高百尺而無枝韓詩內傳曰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冑長子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西都賦曰英俊之域爾雅曰僚官也　濟曰彼謂山苗喻世冑此謂澗松喻英俊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善曰周書湯曰吾欲因地勢所有而獻之列子俞氏曰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飾　良曰珥插也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善曰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

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日為郎說文曰偉奇也荀悅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銑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故云不見招思歎小人在位而君子在野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　善曰廣雅曰希庶也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荆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幽通賦曰干木偃息以蕃魏　向曰吾思自稱也希美也段干木偃息德義文侯過其廬而軾之諸侯聞之而畏魏是謂魏之藩屏也

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　善曰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倜儻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趙孝成王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魯連適遊趙謂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乃見辛垣衍　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　翰曰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此謂談笑之

間也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善作不受賞高節卓

不羣善曰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宣於當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如有所立卓爾　濟曰謂不為貴者所羈而能解紛又不受所賞卓然與天下不羣也

組不肯緤薛對珪寧善作不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

雲善曰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緤繫也禮稽命徵曰諸侯執珪解嘲曰析人之珪將加之官必授之以印後仲連為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

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良曰組綬綵繫分受璽印也言仲連視此猶浮雲之遠已也思以千木仲連潔已利物以刺貪夫也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 善曰毛詩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威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赫赫顯盛貌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古詩曰長衢羅夾巷 銑曰濟濟赫赫美盛貌術衢皆道也竟盡也貴人所乘車朱其輪也

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 善曰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凡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 向曰此皆貴盛用事游士皆集

宿其館廬也　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　善曰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鍾焉呂氏春秋曰帝嚳令人擊磬墨子曰彈琴瑟吹笙竽磬或為鼓　翰曰鄰里皆貴族故常聞奏樂　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內　善作中　所講在玄虛　善曰說文曰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揚雄自敘曰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廣雅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孫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　濟曰寂寥虛靜也揚雄素耆酒人希至其門故云無卿相車輿也雄方草大玄經以自守故云所講在玄虛也　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如　善曰漢書曰時有人問雄者雄常用法應之譔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為式　良曰法言象論語故云准

作賦以相如為式故云擬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善曰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
世可知也魏志程昱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解
嘲曰天下之士咸營於八區 銑曰雖至百代尚猶擅
名於八方也思以雄儉約折
以金張奢麗以激於當代也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善曰廣雅曰皓明也傅玄三都賦曰白日舒靈景於天地
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
向曰皓大也靈景日景也神州京都也列宅紫宮裏
飛宇若雲浮善曰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林
翰曰紫宮天子所居處雲浮高廣也峩峩高門內藹藹皆王侯善曰廣雅曰峩峩容
也峩與峨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欲使臣重高門
之地哉毛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廣雅曰藹藹盛也濟

曰峨峨高貌　自非攀龍客何為欻來游 許勿 善曰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巽綜西京賦注曰欻者言忽也 良曰言我非攀龍附鳳趨競之人何為忽游於此 被褐出閶闔

高步追許由 善曰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閶闔門西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修道沖虛學于齧缺許由為堯所讓由是退隱遯逃於中嶽下 銑曰褐短敝之衣閶闔國門也許由堯時隱居之士思惡世人趨競勢利將被褐出國門追許由之迹而復之也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善曰王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振衣乎高嶽 向曰振衣濯足欲去世塵也

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 平聲協韻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萇詩傳

曰震猶威也　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　善曰史記曰荆軻之燕與屠狗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翰同善注　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邈緜邈也張衡四愁詩序曰豪右兼并之家　良曰荆軻與漸離後刺擊秦王不成故云無壯士節觀其志氣亦與一代殊比人高觀越四海之外豪右之人何足可陳也　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善曰列子楊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漢書曰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　濟曰埃塵輕細也千鈞至重也言君王雖貴軻將刺之狗屠雖賤軻乃與飲事雖屬軻實思自謂也思疾當時貴者盡是小人故輕之賤者雖賤則有君子故重之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善曰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太横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注曰宦仕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比之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薄淮陽邪　良曰比由名宦不達而骨肉之親相薄也買臣困樵采善作采樵伉儷不安宅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　銑曰伉儷謂妻也宅居也陳平無産業歸來翳負郭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

多長者車轍方言曰翳薆也郭璞曰謂蔽薆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　向曰翳依也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善曰郭璞曰貧窮也楚辭曰嗟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翰曰卓文君既奔司馬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寥虛廓空也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善曰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漢書吳起商鞅垂著篇籍　向曰言此上四賢豈謂不奇偉而遺美業光於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五臣作其填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善曰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周易曰屯如邅如　國語曰古曰在昔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　良曰自傷沈淪於此見志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善曰

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鶡冠子曰籠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踈寂貌言士之居窮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賦曰廓抱影而獨倚　銑曰士居窮巷猶鳥之在籠皆不得志也習習屢飛貌落落踈寂貌抱影猶隱身也

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　善曰王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孔子山陵之歌曰枳棘充路陟之無緣　向曰無通路謂時無道也枳棘有棘之木喻讒佞也

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　善曰東方朔大言曰計策棄捐不收王逸楚辭注曰塊獨處貌　翰曰計策不見用塊然若涸池之魚

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　善曰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古出東門行曰盎中無斗米架上無懸衣說文曰顧還視也儲蓄也謂蓄積以待用也　濟曰寸祿斗儲雖至少此皆無之

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

疎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蔑輕也莊子曰親友益疎 良曰思疾時棄賢賤貧兼以自喻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當沒嗟復彫枯善曰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蘇秦為縱約長并相六國後去趙之燕陽為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以斯為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為丞相二世下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頡篇曰咄啐也說文曰啐驚也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啐倉憒切 銑曰此者素皆貧賤之士俛仰之間而取榮寵旋而復見彫殘也言人不可無位及其有位不欲過分咄嗟嘆詞也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善曰莊子曰鷦鷯巢

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向曰偃鼠鷦鷯取足而已不顧餘也此則達士之模思言位過其才必為其咎

詠史詩　五言

張景陽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陽載之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稜為黄門侍郎因託疾遂絶人事協見朝廷貪祿位者衆故詠此詩以刺之　翰同善注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王逸楚辭注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　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

踈善曰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軷之祭也二踈見下注　濟曰藹藹盛貌東都門長安東門也祖祭也凡送行而飲酒者假祭道為名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盬鐵論曰秦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左太沖詠史詩曰朱輪竟長衢古詩曰長衢夾巷　良曰朱軒公卿車也金城長安城也衢道也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善曰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　銑曰簪冠簪也凡束髮為從官散髮為罷官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善曰漢書楊宣上書曰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毛詩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向曰此丈夫即廣受也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善曰韓康

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在堂歲
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向曰揮
散儲積也　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　去　愚　善曰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
歎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傅
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
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
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
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
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
者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
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
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
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
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詩

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也累愚為過者之累也

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俱弊說文曰咄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珥貂蟬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翰曰蟬冕客謂貴盛者紳大帶也宜書二疏之事於此而常佩服矣壤地也咄嘆也

覽古詩 五言

盧子諒 善曰徐廣晉紀曰盧諶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顯宗徵為散騎常侍段末波

愛其才託以道險終不遣之末波死諶依石季龍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遇害　濟曰徐廣晉紀云諶善屬文西晉之末天下喪亂北投劉琨琨以為從事中郎後為段匹磾别駕

嘗覽史籍至藺相如傳覩其志思其人故詠之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 善曰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瑀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瑀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僨　良曰和氏璧天下所傳寶趙惠文得之秦昭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壁而實不欲與城故云其價是空言也

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 平 簡才

備行李圖令國命全善曰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璧城恐不可得而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責謂將責已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銑曰將與秦璧而不與趙城是見責也不與秦璧則短在趙是致患也故簡才使秦以全國命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善曰史記曰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名見問藺相如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曰顏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　向同善注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關善曰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罰罪鄭玄禮記注曰辭言語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嘆曰由之難化也翰曰軾車上橫木入關入秦也秦王御殿坐趙

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善曰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曰荊軻拔匕首擿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稱曰金柱　良曰趙使相如也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與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乃持璧睨柱欲以擊之秦王恐其毀璧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趙而使相如就館揮奮睨視也捐毀棄也連城既偽往荊玉亦真還善曰史記曰相如度秦王特以詐偽為與趙城實不可得乃使從者衣褐裹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乃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璧　濟曰連城謂十五城荊玉謂和氏璧也爰在澠池會二主剋交歡昭襄欲負力

相如折其端善曰爾雅曰爰曰也史記曰秦王欲為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澠池又曰嚴仲子謂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懽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交歡史記曰秦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列子曰不猶愈於負其力爭漢書曰秦王政負力怙威鄭玄周禮注曰負恃也方言曰端緒也　向曰秦趙會於澠池秦昭王欲恃其彊相如折挫其端眥在計血下霑襟怒髮上衝冠善曰說文曰眥目眶也列士傳曰朱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史記曰藺相如怒髮上衝冠徐敬業詩曰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　翰曰相如怒而目眥血下髮上衝冠西缶終雙擊東瑟五臣作琴不隻彈善曰西征賦曰秦虎狼之強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恥東瑟以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儁　濟曰酒酣秦王謂趙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為

之鼓瑟相如前進曰趙王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前進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將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擇為之擊缶實鼓瑟而言琴者文之失矣

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

善曰幽通賦曰捨生取誼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言處死者難也　良曰捨生而死者蓋易也處死地而能立事難也而相如能矣

稜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

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于鄰國毛詩曰不畏彊禦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　銑曰謂相如奉璧入秦時也稜猶奮也彊禦謂秦也

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

善曰史記曰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　向曰相如引車避匿此

為屈節也邯鄲都也俛低軒車也

廉公何為者負荆謝厥諐

音愆　善曰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且庸人尚羞之相如曰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鬬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如將軍寬之至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尚書曰思免厥諐孔安國尚書傳曰諐過也　翰同善注

智勇冠當世弛張使我歎

平聲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琴喻人也說文曰歎吟也謂情有所悅吟嘆而歌詠　濟曰相如智勇蓋於當世弛解也下廉頗為解折秦王為張也誠可歎美之我謂自稱也

張子房詩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姚泓新立關中亂義熙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 善曰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竝命僚佐賦詩瞻之所造冠于一時 良曰晉末宋高祖北伐見張良廟毀乃修之并命諸人為詩瞻時為豫章太守遂以和此雖是和詩而實詠之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 善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毛詩曰顧瞻周道又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銑曰亡國之音哀以思謂周之將亡蕩然無綱紀文章也 卜洛易 去 隆替興亂罔不亡 善曰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卜

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替廢也漢書婁敬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又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向曰隆盛替廢也周公卜洛而都之以為有德易以盛無德易以廢至復興於亂道無不亡之者而周子孫有之是以亡也

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

善曰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也如淳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為政相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苛猶虐也禮記曰苛政猛於虎同翰注　翰曰力政謂秦以力為政也吞取九鼎而伐周也橫死曰殤孔子過太山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使子貢問之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也秦之苛法天下怨之其暴甚於此三殤也

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

善曰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

用息肩於漢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南都賦曰輝朱光於白水濟曰天下苦秦猶終日擔重而行思息其肩者也故神靈下鑒漢高之德而集之漢火德故云朱光纆結也

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

善曰伊人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宇孔安國尚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遂志賦曰扶興王以成命延泉期乎天祿　良曰興王謂漢高也言人代天理官子房感此而扶翼興王使成帝業工官聿疾也

婉婉幙中畫輝輝五臣作暉天業昌

善曰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易川靈圖曰攝天之業使之理鄭玄曰天業得其理　銑曰言子房運策於帷幄之中使漢高帝業昌盛也婉婉美貌暉暉明貌

鴻門銷薄博蝕垓下隕殞善作攙楚咸搶

七將協韻 善曰漢書曰亞父范增說項羽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曰早自來謝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頃公從間道走歸使張良留謝又曰漢王追羽至陽夏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薄蝕攙搶皆喻羽也京房易飛候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爾雅曰彗星為攙搶 向曰同善注皆錯亂不順之事 隕猶落也

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 善曰爵仇謂封雍齒也漢書曰良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又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 翰曰高祖居洛陽宮諸將爭功不定以問良良曰陛下所與為仇者為誰曰雍齒張良曰請先封雍齒上從其計諸將聞之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此謂爵仇也又勸上立蕭相國故云建蕭宰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良因勸

上入長安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是謂定都又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以問良良為畫計得不易太子故云護儲皇也

肇允昇幽叟翻飛指帝鄉

善作飜　善曰言初即合昇幽叟晚乃遊心帝鄉漢書曰良從容步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可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又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迺學道欲輕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桃蟲飜飛維鳥鄭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飜飛貌濟曰良嘗步下邳圯上同善注肇始允信幽神也老父言良始信昇合神交為王者師及其功成是欲輕舉將乘雲飜飛指于帝鄉帝鄉謂崑崙山天帝居處

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

善曰周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清塵也李尤武功歌

曰清埃飛連日月毛詩曰惠我無疆 良曰良以明惠之心為漢畫計奮於千載之上清塵布於後代有無窮之美埃塵疆窮也

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 善曰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 銑曰神武謂宋高祖睦親也三正天地人之政言宋高祖躬親三正之道裁制成理德被八方

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善曰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猶明也薄猶輕易也河陰汾陽堯舜二帝所居也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又以方堯則堯可輕薄也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 向曰易云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慶霄慶雲也皆以喻宋高祖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即河陰也堯見四子汾水之陽窅然喪其

天下焉謂高祖之德可以照舜河陰覆堯汾陽言皆過之燭照薄覆也鑾於五臣作旌字歷顏寢飾像薦嘉嘗善曰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鑾鈴鑾旗也公羊傳秋祭曰嘗　翰曰鑾旌車駕旌旗也言宋高祖歷良廟見顏毀寢廢更使飾其形像而祭之薦進也嘗設祭名也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善曰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陸機高祖頌曰念功惟德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　濟曰言宋高祖之意豈徒表飾此廟而已乃思良輔翼漢祖故復為之是不忘祖德矣宋高漢後也甄表也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善曰逝謂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　良曰作起揆度也子謂子房也言死者可起之

而令仕度良之意亦慕我宋朝**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賔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場圃講經藝之所　銑曰濟濟美貌粲粲盛貌屬車後車也言宋祖後車之士皆文章之士是翰墨之場故能詠良也**瞽夫違盛觀竦踊企一方**善曰瞽夫宣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莊子叔連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詩曰相怨一方　向曰瞻自謂盲瞽之夫不得覩此盛觀但竦踊企望而已瞻時在豫章故云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善曰禮記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說文曰蹇跛也左氏傳曰盜絷之足不良能行毛萇詩傳曰良善也　翰曰四達謂衢也言天下有道衢路平直瞻自愧蹇跛無良才以游此瞻之謙詞**飡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飲延首以極視魏明帝野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濟曰瞻自謂微人而守遠郡由餐和氣遂復忘此但以舉目延首詠太康之道

秋胡詩 五言

顏延年

善曰列女傳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旁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二親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修身辭親往仕五年乃得還

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旁婦人而下子之裝
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
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良曰同善
注延年詠此以刺為君之義不固也

椅於宜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

善曰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鷟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温至生黍也言椅梧佇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鶡冠子曰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毛萇詩傳曰懷思也　銑曰椅亦梧類鳳皇常棲之言椅梧之樹常傾枝以候鳳寒谷之地待人以吹律亦猶影之與響物而應之雖自遠而至因相匹偶此言夫婦之義相感而合懷猶顧也　婉

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 善曰毛萇詩傳曰婉然美貌又曰窈窕幽閒也爾雅曰嬪婦也向曰幽閑柔順貌謂秋胡妻也君子謂秋胡也

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 善曰貫猶連也傅玄有女篇曰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翰曰志節高峻過秋霜之厲明惠豔淑等朝日之美

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其一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濟曰偶此嘉會故欣願畢矣欣喜也

燕居未及好 五臣作歡

良人顧有違 善曰毛詩曰或燕燕居息又曰妻子好合孟子曰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良曰燕安也秋胡娶後五日而行故云安居未及歡違別也

脫巾千里外結綬登

王畿善曰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欲宦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屐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長安諺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　銑曰巾布衣之服綬職事所服千里謂陳國王者所起故曰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善曰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氏傳曰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　向曰昧未也言未明而戒徒者早起使左右相依而行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駑馬毛詩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毛萇曰倭遲歷遠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倭於危切　翰注同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其二善曰蘇武詩曰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善曰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曰陟彼高岡我馬

元黄又曰陟彼砠矣我馬瘏矣　濟曰余謂秋胡稱也怨歎此行役也三陟同善注言為登山陟險窮盡晨暮

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善曰楚辭曰嚴車駕兮戲游鄭玄禮記注曰越躐也漢書李廣令曰下馬解鞍左氏傳太叔曰跋涉山川蒙犯霜露　良曰嚴駕整駕也解鞍息駕也原隰多悲涼迴飆卷高樹善曰宋均春秋緯注曰涼愁也離獸起荒蹊驚鳥縱五臣作從橫去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離獸東南下悲哉游宦子勞此山川路其三善曰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令之諸侯游宦事人毛詩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時五臣作人為此別日月方向除善曰楚辭曰超逍遙兮今焉薄又曰愁修夜而宛轉莊子老聃曰予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哉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

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萇曰除陳生新曰除鄭玄曰四月為除廣雅曰方始也　銑曰徂往除也盡孰知寒暑積僶俛見榮枯善曰僶俛猶俯仰也程曉女典曰春榮冬枯自然之理　向曰僶俛猶須臾也春榮秋枯也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其四善曰陸機青青河畔草詩曰空房來悲風鵩鳥賦曰止于坐隅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宋玉諷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暮兮日已寒爾雅曰蕪草也　翰注同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濟曰役謂入仕歸願謂復還也遵從也昔辭善作辤字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良曰未素謂木未落載華謂草已榮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善曰毛詩曰蠶月條桑又曰蛸蛸者蠋烝在桑野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佳人從所

善作此字務窈窕援高柯善曰楚辭曰閒佳人兮名予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說文曰援引也　銑曰佳人即秋胡妻也窈窕美貌援攀也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其五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鄭玄毛詩箋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　向曰傾城之貌人誰不顧故秋胡停駕而觀弭按也中阿路之曲也年往誠思勞路善作事字遠闊音形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荅楊德祖書曰思子為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以慰吾心廣雅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無容不識直為先昧平生所以致謬孔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少時也　翰曰闊猶異也昧平生言不相識也捨

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善曰周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冀州賦曰感鳧藻以進樂兮楚辭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王逸曰獨與我睨而相親成為親也　濟曰秋胡望其妻而前如鳧鳥得水草歡躍而進將以目擊冀成其心捨棄遵從也藻水草也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五臣作此金玉聲其六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潘岳從姊誄曰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猶辭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濟曰南金雖重執義不受密絕之義也高節難久淹揭綺列來空復辭善曰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礪女之心高其節劉向七言曰揭來歸耕永自疎王逸楚辭注曰揭去也良曰婦既志高故難久留揭去也空復辭無所得也遲遲前

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善曰閑居賦曰太夫人在堂蘇亥織女詩曰時來嘉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余兮何之銑曰遲遲行貌造至也至門基謂及家也　向曰見母故云拜嘉慶妻未還所以問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善曰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觀漢記光武曰日出之東隅收之桑榆　翰曰妻自采桑而歸也桑榆時言日暮也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善曰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妻也秋胡慙歎已　濟曰美人亦過前持其妻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善曰毛詩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鄭玄箋曰已止也　良曰妻既恨之聊述其情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善曰楚辭曰折疎麻兮瑶

華將以遺兮離居史記曰魏王豹至國即絶河關爾雅曰豫樂也銑曰豫悦也**明發動愁心**

閨中起長歎平聲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美女篇曰中夜起長歎**慘悽歲方**

晏日落游子顏其八 善曰言情之慘悽在乎歲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游子之顏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華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高祖曰游子悲故鄉 向曰每及歲暮常悽慘煩憂恐秋胡顏貌日就銷落奈何來歸失義如此皆秋胡子妻恨詞**高張生絶絃聲急由調起**善曰高張生於絶絃以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興於恨深揚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徽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絶絃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謂音聲之和翰曰以琴瑟為喻也高張必致絶絃立節有以盡命聲

急自於調起詞吾由乎恨深
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為別百行愆善作咎字諸己善曰繁欽與魏文帝牋曰曩事速訖旋待光塵公羊傳曰結言而退楚辭曰解佩纕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愆失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濟曰愆猶失也
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善曰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論語曰沒齒無怨言良曰偕俱沒盡齒年也言怨其失義不俱盡年
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氾其九善曰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義比之為劣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決復入河為氾銑曰詩序云彊暴之男不能

侵凌貞女也詩曰厭浥行露言不可以無禮干
有禮也妻愧於此詩甘赴水而死汜水涯也

五君詠五首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向同善

注

顏延年

阮步兵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廚中有數斛酒乃求為校尉大將軍

甚奇愛之翰注同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善曰廣雅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動謂之心分別是非謂之識廣雅曰鑒照也洞深也　銑曰淪沈也

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為務沈醉日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重班固漢書述曰寓言淫麗託諷終始良曰照光也籍沈醉終日率爾屬文初不苦思詞皆諷喻寓寄也

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善曰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常歸家籍相見

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嵇康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賈逵國語注曰越踰也濟同善注

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不評論臧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銑曰同善注此延年自託以為途窮者

嵇中散 良曰嵇康為中散大夫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善曰孫盛晉陽春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沈君笙謂孫叔敖曰耦世接俗子不如我飡霞謂仙也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飡朝霞 翰曰餐霞仙者之流

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 善曰顧凱之嵇康讚曰南

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桓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嵇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凝也廣雅曰凝定也濟曰同善注尸解則形解也驗此則康黙然而仙矣又康著養生論則可謂知凝神之道也

立俗迕五故流議尋山洽隱淪善曰竹林七賢論曰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迕世爾雅曰迕逆也非有先生論曰欲聞流議神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與共入山遊戲採藥桓子新論曰天神人五二曰隱淪 良曰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犯俗而雁流議與王烈入山游戲是則洽隱淪也

鸞翮有時鎩所拜龍性誰能馴善曰嵇康

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曰飛高鎩羽許慎曰鎩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服虔漢書注曰擾馴也鎩所例切鍛曰鎩殘馴擾也皆以喻康亦復自謂

劉參軍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劉伶為建威參軍 向同善注

劉伶善閑關懷情滅聞見 善曰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閑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臧榮緒晉書曰靈潛嘿少言老子曰善閑者無關鍵而不可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開解說文曰懷藏也莊子廣成子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翰曰言伶懷情不發以滅聞見猶閑關卻掃而無事也

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 戶徧切 善曰夫鍾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見既滅聲色俱喪故鍾鼓不足以為歡豈榮色之能眩也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濟

曰眩惑也謂聲色不入

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善曰廣雅曰韜藏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尚書曰義和沈湎于酒孔安國曰沈謂醉冥也毛詩曰好樂無荒鄭玄曰荒廢亂也　銑曰韜藏精光也沈飲耽飲也荒廢之宴言人不知伶非為此宴宴亦有以也

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善曰頌酒即酒德頌也衷謂中心也蒼頡篇曰衷別外之辭也　向曰嘗作酒德頌雖曰短章情自此見謂伶好飲為居亂代欲晦其才延年自解將同此矣

阮始平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為竹林之遊官止始平太守　翰同善注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五臣作人秀善曰青雲高遠也史記太史公曰夫閭巷之人

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曰秀美也翰曰青雲器高大者也

達音何用深識徹在金奏善曰傳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名咸為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鐘而奏樂濟同善注

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覯善曰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到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鄭玄毛詩箋曰覯見也良同善注

屢薦不入官五臣作官

一麾乃出守善曰曹嘉之晉

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為勗所指麾也傳暢諸公贊曰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 銑曰同善注麾出守此亦延年自喻

向常侍 向曰秀為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 善曰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唯毫素之所擬 翰曰甘好也淡薄清靜也毫素筆紙也謂秀志於著述延年自喻好文也 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 善曰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妍蚩曰窮聖人之祕奥測六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恥也漢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 濟曰好玄謂秀讀書鄙賤人所解說章句 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 善曰向秀

別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軒軒飛貌張衡髑髏賦曰星回日運鳳舉龍驤　向曰鴻鳳鳥之美者故以喻焉流連河裏游惻愴山陽賦善曰漢書班伯曰式號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河內向秀相友善游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　良曰秀常與嵇康寓居河內山陽後經山陽舊居因聞笛作思舊賦流連淚流貌河裏河內也惻愴悲傷也山陽賦則思舊賦也

詠史詩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善曰漢書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

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　銑曰皆邑居豪華**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善曰史記陶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書夏侯勝嘗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京**向曰此有百金之子不死於市者明經術而取高位**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善曰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　翰曰甍屋簷也若魚鱗之相次**仕子彯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辰未稀軒蓋已雲至**善曰七啓曰華組之纓楚辭曰竦余駕乎八冥廣雅曰竦上也毛詩曰明星有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疎也希與稀通說苑曰翟黃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

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尚書中候曰青雲浮至 濟曰未稀尚多也雲至如雲之至也賓御紛颰沓鞌馬光照地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御侍也吳質荅東阿王書曰情踊躍於鞌馬 良曰颰沓衆盛貌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應璩與曹長思書曰春生者繁華也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善曰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莊子曰夫欲免於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 銑曰此詩獨美嚴公以誚當時奢麗

詠霍將軍北伐詩 五言

虞子陽 善曰虞羲集序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

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為記室參軍事天監中辛向曰霍去病為漢驃騎將軍以破匈奴義慕之是以詠矣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善曰班固涿邪山祝文曰仗節擁旄鉦人伐鼓漢書公孫弘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翰曰旄旌旄也汗馬謂馬出汗有功勞也長城秦所築在北地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五臣作窮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善曰宋子侯詩曰高秋八九月白露為霜濟曰虜匈奴也幽并二郡名變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善作陰之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瀚海如淳曰瀚海海名說文曰陰雲覆日良曰飛狐地名瀚海北海名

羽書時斷絕刁彫斗晝夜驚善曰羽書即羽檄也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今在滎陽庫中鐎音遙銑曰羽書徵兵檄也斷絕謂路有冠不通也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旍五臣作旌字善曰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攻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胡子歐冶子干將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為之破敗史記曰陸賈寶劍直百金楚辭曰旌蔽日兮敵若雲向曰墉城牆也蔽日言高也雲屯七萃士魚麗离六郡兵善曰陸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衆聚集有智力者為王爪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

麗之陣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翰曰雲也如雲之也萃聚也以智力之士七等聚之為爪牙魚麗陣名

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

善曰李陵書曰胡笳互動沈約宋書有胡漢舊箏笛錄有曲不記所出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　濟曰笳簫也起於胡笛起於羌思者其聲悲思隴山名

骨都先自讋之涉日逐次亡精

善曰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讋焉文穎曰恐懼也漢書匈奴有日逐王西京賦曰喪精亡魂　良曰骨都日逐皆匈奴侯王名自讋讋伏也亡精失魂貌

玉門罷斥候甲第始修營

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又曰李廣遠斥候未嘗遇害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銑曰匈奴既破故斥候皆罷也去病有功而賜之甲第甲第謂第一之宅也

位

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善曰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庾包咸曰十六升為庾延年秋胡詩曰如何久為別百行愆諸己孔臧與弟書曰學者所以飭百行也　翰曰登升也言粟多也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爾雅曰虧損也　向曰不恒盛也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樂衆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恒子新論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以傾曲池又已平良曰激楚歌舞也人既還化故云高臺傾當今麟閣上千載有雄名善曰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敘其姓名　銑曰天子思其功德圖形貌於麟閣上雖千載後猶有雄名當今者義將效之

百一

百一詩 五言 應休璉

善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應璩 五臣作璉 善曰文章録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典著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論也 向曰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政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善曰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惟其始 翰曰璩自恨居下流也 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 善曰韓子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灌夫亦得賓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三畧曰侵誣下民國內諠譁 濟曰宿久也誣猶欺也 前者隳 許規切五臣作墮 官去有人適我閭 善曰高唐賦曰長吏隳官賢士失志 良曰墮官罷官閭里門也 田家無所有酌醴焚

枯魚善曰漢書楊惲書曰田家作苦蔡邕與袁公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善曰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故云三入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謂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銑曰承明謂天子侍制處也所占之鹽切於此土五臣作所以占此土是謂仁智居善曰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之所居乎亦問者之辭也爾雅曰隱占也郭璞曰隱度之也論語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向曰此土謂璩之閭里仁智謂有山水也文章不經國筐篋口頰無尺書善曰典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囊簡書說文曰筐篋筥也漢書曰廣武君曰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平聲善曰言文章既不經國筐篋又

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而見譽問者之辭也翰曰問璩何等用而稱才學往往為人所歎譽也皆詞也

有人問 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 善曰孝經曰曾子避席漢書曰王邑請召實邑稱賤子 濟曰避席離席也賤子璩謙稱空虛無也

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 五臣作知字 善曰言已妄竊崇班心常懷耻類宋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胡盧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良曰言周客知宋人非寶而觀之有人知我無德而問之其於愧也不亦多矣皆諷朝廷之士有其位無其才能不愧乎

遊仙

遊仙詩 五言

何敬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 銑曰何劭處亂朝思游仙去世故為是詩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 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柏劉公幹贈從弟詩曰亭亭山上松亭亭高貌 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彫落 善曰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在冬夏青青爾雅曰柢本也焦貢易林曰溫山松柏常茂不彫落 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 善曰尚書曰庶常吉士七啓曰抗志雲際思玄賦曰流目

眺夫衡門　翰曰吉士劭自喻也物謂松柏濟曰玄雲取其高巖石取其固矚視也羨昔王子

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善曰列仙傳曰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首謝時人數日而去立祠緱氏山下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或作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以修德思玄賦曰繽連翩兮暗曖說文曰御使馬也　良同善注抗跡遺萬里豈戀生

民五臣作人樂長懷慕仙類眇善作眩字然心緜邈善曰廣雅曰抗舉也楚辭曰悲申屠之抗跡　王逸楚辭注曰緜緜細微之思也又曰邈遠也　銑曰抗舉也緜邈遠貌

遊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善曰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飡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向曰璞詩雖游仙意雜傲誕上下道德信遠乎哉

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

五臣作容 善曰西京賦曰都邑游俠張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棲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韜隱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 濟曰朱門貴門蓬萊仙山名

若如也臨源挹清波陵岡掇都括丹荑音啼善曰毛萇詩傳曰挹斟也又曰掇拾也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荑故曰丹荑良曰陵上掇拾荑草也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善曰靈谿谿名也庾仲雍荊州記曰大城西九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取宋張湛列子注曰班輸為梯可以陵虛銑曰盤樂安何也餘同善注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善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汚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授其祿而去老萊乃隨而隱向同善注進則保龍

見退為五臣作則觸藩羝善曰進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翰曰見龍觸藩同善注言退而受困也將進於道德以保中正之美不可歸於俗務就羸角之困者

高蹈風塵外長揖五臣作挹謝夷齊善曰左氏傳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濟曰夷齊伯夷叔齊恥武王伐君之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璞將蹈於風塵之外不為夷齊守此小節故長挹謝之而去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善曰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

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溪之美　向曰青溪山名道士有道者

雲生梁棟間風出窻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

善曰史記曰蘇秦東師事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　銑曰蘇秦學於鬼谷子今所言者璞假稱

翹迹

五臣作跡

企潁陽臨河思洗耳

善曰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川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　銑曰潁陽事同善注翹高也企舉踵也言思慕此事

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

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微宮門名曰閶闔高誘曰兊為閶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　翰曰水波渙然如

魚鱗之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善曰靈妃虙妃也毛詩曰顧我則笑鄭𤣥曰顧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司馬彪曰啓齒笑也蹇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王逸曰古賢蹇修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良曰蹇修古之賢媒也存在也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善曰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可悅之甚也蘭苕蘭秀也銑曰翡翠鳥名苕枝鮮明也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善曰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毛萇曰女蘿松蘿也向曰綠蘿松蘿也中有寘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善曰寘𤣥默也楚辭

曰放遊志乎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乘雲凌霄與造化逍遥魏文帝典論曰饑飡瓊蘂渴飲飛泉　翰曰冥幽霄天也蘂藥藥把酌也

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

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下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内傳王母侍者歌曰遂乘萬龍輴馳騁九野嵇康荅難曰偓佺以栢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頌曰玆亦耿介矯翮紫煙　濟曰赤松古仙人鴻鳥也

左挹浮丘袖右拍普白洪崖肩

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子喬以上嵩高山說文曰拍拊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　良曰浮丘洪崖並仙人

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養生要論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

頸而息龜潛匿而噎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銑曰蜉蝣朝生夕死以比世人龜鶴之壽皆千歲以比仙人也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善曰楚辭曰貫鴻濛以東朅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敘也　向曰六龍日駕也不可頓而止之

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

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善曰爾雅曰感動也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　翰曰言此微禽尚自變化吾獨不能璞恨詞也

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成之必敗然而感者望乘風雲冀

與蟜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即丹谿其人浮遊列缺翔翔倒景然死者相襲丘壠相望逝者莫反潛者莫形足以覺也　濟曰丹谿仙者所居騰升也雲螭龍也

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五臣作令三舍

善曰魯陽麾日見淮南子許慎曰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　良曰魯陽公與韓遘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璞愧無此德迴日使反得駐其壽也

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陟訝切　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國曰如日月之並過儀禮曰婦人拊心不哭吒嘆聲也楚辭曰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遠遊

善曰逸迅思拂霄及遠遊以喻仙者願輕舉而高蹈向曰逸輕霄天迅疾也言有仙者之資必好仙者之道

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

善曰

清源不能行運呑舟之魚以喻塵俗不足容予仙者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溪谷嶄巖水增波韓詩外傳曰孟子曰夫呑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　翰曰清源水源也增高也瀾大波也呑舟大魚也言小水不能運呑舟之魚俗人不足知游仙之事

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善曰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雖有特達之美而明月之珠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之識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者　濟曰特達美貌珪璋明月雖寶以闇投人必恐懼不受今以仙道示俗亦猶此也

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善曰言世俗不娛求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臻陵苕哀素秋之早至也潛穎在幽潛而結穎也鄒潤甫游仙詩曰潛穎隱九泉女蘿緣高松義與此同爾雅曰春為

青陽又曰茗陵茗也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楚辭曰青陽受謝翰曰穎若皆草木也生潛隱之處則怨青陽之不至生陵阜之上則哀素秋之早及言仙俗殊事異宜與此相類

悲來惻丹心

零淚緣纓流善曰悲俗遷謝故惻心流涕周易曰謂我心惻諸葛亮與李平教曰詳思斯戒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平寓魯門風煖將為災善曰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為政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雜縣也良同善注

吞舟涌五臣作浮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

見金銀臺善曰呑舟之魚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銑曰此中神仙爲之不安而排雲上出但見其金銀臺闕而已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善曰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銍鄉人也好釣魚於㳂溪釣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事見太一玉英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謂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案玉杯自來人前濟曰陵陽子明容成公皆仙人也挹酌也丹溜石脂流出也揮以手揮也姮娥揚妙音洪崖頷五感其頤善曰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而奔月許愼曰姮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音美人

以充後宮洪崖已見上文列子曰顉其顚則歌合律廣雅曰頷動也　良曰姮娥仙女也妙音謂善歌也洪崖古仙人也聽音合律故點其顚

升降隨長煙飄飄戲九垓

善曰列仙傳曰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盧敖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若敖而已今則觀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為文乎士笑曰今子游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視之弗見乃止　銑曰升降上下也九垓九天也

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父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

語注曰方凡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兒說文曰孩小兒笑也　銑曰言此諸仙奇齡過此矣嬰孩小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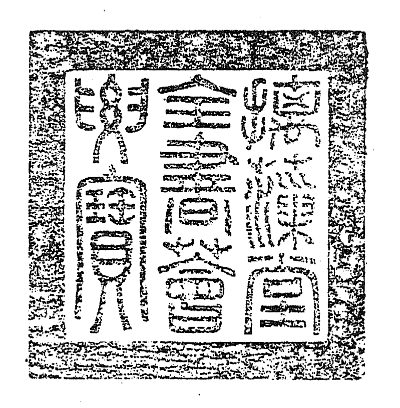
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善曰燕昭使人入海求仙已見上文漢武內傳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神慢神穢雖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良曰燕昭王使人入海往蓬萊山求不死之藥終不能得故云無靈氣漢武同善注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 善作見 魄 善曰說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尚書曰惟三月哉生魄孔安國曰十六日明消而魄去也　翰曰循環若循連環而無窮也魄暗也

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續漢書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羲日也楚辭

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河圖曰立秋秋分月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氏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　濟曰由從也餘同善注**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栢**善曰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陵苕已見上文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毛萇曰蔦寄生也女蘿松蘿也　良曰陵苕即陵上草女蘿兎絲也緣於松栢為寒所拂將以萎死故辭而去**蕣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善曰番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為蕣華莊生以為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絶日而殞毛萇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　銑曰蕣槿花也朝榮暮落蜉蝣小蟲名朝生夕死此皆比人生之短也**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善曰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王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林參天

向曰圓丘山名奇草芝草**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善曰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周禮曰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青磁石也，翰曰王孫王公子孫貴者也安期先生仙者也言貴者餌八珍之味仙五石之藥五石同善注**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善曰當塗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濟曰當途人謂執事也揖謝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南光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二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文選卷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註

招隱詩二首 五言 善曰韓子曰閒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冲 善曰雜詩左居陸後而此在前誤也良曰思若天下溷濁故將招尋隱者欲以退不仕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善曰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之難踐鄭玄周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 向曰荒廢之道橫絕古今以喻時也 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善曰結構謂交結構架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 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誘戰國策注曰山北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於山南也 石泉漱瓊瑤纖鱗或 善本作亦 浮沉 善曰楚辭曰飲石泉兮蔭松柏漱猶蕩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玉也 向曰瓊瑤皆玉言水有之纖鱗小魚也 非必絲與

竹山水有清音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善曰毛詩曰其嘯也歌又曰集于灌木毛萇詩傳曰灌叢也南都賦曰寡婦悲吟　濟曰木叢生曰灌

秋菊兼糇糧幽蘭間重襟善曰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詩曰乃裹糇糧毛萇曰糇食也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然蘭可以為佩故以間襟也　良曰菊可以餐故云兼糇糧蘭可以佩故云間重襟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善曰言世務勞促故足力煩殆也韓詩曰搔首躊躇阮嗣宗奏記曰負薪疲病足力不彊鄭玄毛詩箋曰脚且略之辭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　翰曰躊躇周行貌煩勞也欲投棄冠簪而隱於此中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仕臻切　善曰王隱晉書曰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

廬詩毛詩曰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　向曰經始經營之始東山思所居之東山也木叢生曰榛　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　善曰周易曰井冽寒泉廣雅曰瑩磨也　銑曰瑩清也　悄善本作峭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　善曰峭蒨鮮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蒨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濟曰悄蒨青葱茂盛美貌真謂不彫也　弱葉栖霜雪飛榮流餘津　良曰言竹柏之美　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　善曰言爵服之榮理無常玩時有好惡隨之屈伸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人賤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已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東征賦曰行止屈伸與時息兮　翰曰爵五等之爵服五等之服皆不可以常玩必有好惡屈伸於其間　結綬生纓牽彈冠去埃塵　善曰言人出仕非一

途或結綬以生纏牽之憂或彈冠而去埃塵之累漢書曰蕭育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物之紛可謂養生矣　銑曰結綬謂入仕也由此而生纏牽彈冠所以去塵冠既有塵固亦多累

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　善曰論語曰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向曰謂如柳下惠與少連降志辱身吾亦不以為屈如夷齊不仕周居於首陽山吾亦不以為仁當思靜退自得中道

相與觀所尚逍遙撰五臣作極良辰　善曰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招隱詩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心蛩蛩而不夷王逸曰夷悅也新序曰古者振衣而起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躊躇住足也躊與躑同 翰曰夷平也躑躅將行貌 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 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幽通賦曰眷浚谷而勿墜 濟曰幽人隱者浚深也 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 善曰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毛萇詩傳曰麓山足也 良曰藻水草也 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 善曰劉公幹詩大夏雲構又齊都賦曰翠幄浮

遊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銑曰雲構大夏也幄帳也激楚結風五臣作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善曰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楚辭曰遊蘭皐與蕙林王逸楚辭注曰薄附也廣雅曰秀美也向曰結積佇留也蘭香草也蘭氣迴轉薄迫於秀茂之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善曰枚乘上書曰泰山之霤穿石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鳴玉亦瓊瑤也楚辭曰飲石泉兮蔭松柏漱猶蕩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玉也翰曰言飛泉漱蕩玉石而有聲也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善本作醇樸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之謂至人又曰唐虞始為天下澡淳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澡與澆同濟曰言靈者美之也又似崩頹之響赴於幽深之曲曾猶深也良曰此皆自然而成故云非有

假也言賞此則可謂至樂何事趨於榮利而浮樸之風由兹而薄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之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喻辭榮也史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方言曰捨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銑曰苟且稅捨也從所欲謂隱居也

反招隱詩 五言

王康琚 向曰今古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而不述其爵里才行也康琚以為混俗自處足以免患何必山林然後為道故作反招隱之詩其情與隱者相反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耼伏柱史善曰

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翰曰伯夷叔齊自竄首陽之山老聃為周柱下史伯夷之德不如老聃則小隱劣於大隱明矣

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善曰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

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善曰解嘲曰遭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也班固漢書序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良曰令謂晉也稱盛明美之也云能無言亦有也

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鵾雞先晨鳴

哀風迎五臣作中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善曰琴操曰許由云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為九州伍長乎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重奏曰陳

原絶迹窮山韞櫝道藝楚辭曰鵾鷄啁哳而悲鳴崔琦七蠲曰再奏致哀風楚辭曰溦凝霜之雰雰又曰容則秀雅朱顔毛詩曰爰有寒泉左氏傳楚太宰蔿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　銑曰言山中鳥音風聲足益愁思霜降氷結足傷肌膚信不足好也鵾鷄鳥名趾足也

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己

善曰以出仕為周才隱居為偏智傅子曰君子周才難論語子曰君子求諸己　良曰從俗為周才索居為偏智

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

善曰劉向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徳者此之謂太平大宗與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顔回夭死季由葅於衛皆迫性命之情而不得天和者也列子公孫朝曰矯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均天下之至理張湛曰物事皆均則理無不至郭象莊子注曰至理盡於自得　翰曰隨時而行曰推分去人自苦曰矯性

歸來安所期

與物齊終始善曰莊子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又曰游乎萬物之所始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濟曰歸來呼隱者使歸於代也期望安何也

遊覽

芙蓉池作 五言

魏文帝 善曰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　良曰魏姓曹氏此詩未即位時作謂文帝者後人題之芙蓉池名 餘注同

乘輦夜行遊逍遥步西園善曰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曰乘升也　銑

曰鄴都之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善曰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善曰子虛賦曰上拂羽蓋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　向曰卑低修長也摩天言高也蒼青色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善曰張衡羽獵賦曰風翊翊其扶輪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善曰法言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　翰曰丹赤華光也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濟曰謂有五色雲鮮明也此皆美貌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即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良曰赤松子王子喬皆古仙人也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養生經黃帝

曰中壽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五言之于湖縣南所謂姑熟即南州善曰水經注曰淮南郡矣庾仲雍江圖曰姑熟至直瀆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玄字敬道出姑熟大築府第

殷仲文善曰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陳郡人也為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為長史帝反正出為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禍及姑熟桓玄所出大築府第於此國南故曰南州其界九井山仲文從玄於此遊故作是詩叙其進退危懼之情也銑同善注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善曰莊子黄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　向曰四運四時也準平也言四時運行若魚鱗之相次其物理變化亦各均平若一也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善曰潘安仁有秋興賦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　翰曰清秋感人興喻之情可盡於此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善曰緊猶實也言欲成也　濟曰凄寒緊急也爽籟驚善本作警幽律哀聲叩虛牝善曰言風之疾也激爽籟而起其幽律銜哀聲而叩其虛牝也爾雅曰爽差也簫管非一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聞地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人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驚起也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為牡谿谷為牝　良曰爽清也籟

風激物之聲也驚起也清風激於幽深之處起其音律牝亦谿谷也風入其中成其哀也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隕善曰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賈逵國語注曰浮輕也銑曰言歲既寒草木無復秀者仲文言我無實乃浮榮之人自甘早隕墜也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善曰松貞菌脆也松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向曰言已貞正其猶松栢而性危脆同於朝菌謂被桓玄所制憂懼至斯哲匠感蕭晨五臣作辰肅此塵外軫善曰匠謂桓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逍遥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遥無為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横木也言軫所以明車也

風　翰曰哲智也匠謂善宰萬物者謂桓玄也蕭辰謂秋蕭瑟之辰言玄感此時進駕於高山出於塵外也肅猶清也軫車也

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

善曰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紆屈也勝引勝友也引猶進也良友所以進已故通呼曰勝引　濟曰泛謂玄大設宴席泛博愛士逸爵猶飛杯也邀屈妙勝之人相引而飲

伊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

善曰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杜預曰蘇晉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范雎後漢書黄叔度傳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黄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薛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爾雅曰泯盡也　良曰伊惟也余仲文自稱也言樂桓玄好仁之懐使我疑惑鄙吝祛除泯絶也

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哂

善曰阿衡喻玄也言已以凡猥妄首朝端匈奴聞之理將見哂也許慎淮南子注猥猶凡也尚書曰

惟嗣王不惠於阿衡孔安國曰阿倚也衡平也漢書曰車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爾雅曰貽遺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　銑曰言我猥以不才之身為冠首於阿衡之朝恐匈奴聞之而笑我矣此仲文自謙而美桓玄也玄為大司馬以比伊尹為阿衡也

游西池五言

謝叔源善曰臧榮緒晉書云謝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西池丹陽西也混思與友朋相與為樂也向同善注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善曰聲類曰悟心解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莫今我

不樂日月其除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
事詩人伐木自若其事故以為文　翰曰皆思友之詩
也　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　五臣本無此二句　善曰
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
棄予時無筭而非我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
未厭白日潛暉楚辭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　逍遥越城
肆顧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髙臺眺飛霞　善曰說文曰
越度也鄭玄
禮記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毛詩曰願言思子阮籍詠
懷詩曰趙李相經過廣雅曰被加也言加大阜而通城
闕也　銑曰阡道也
陵山陵闕城闕也　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　善曰邊
讓章華
臺賦曰惠風春施廣雅曰屯聚也　向曰惠風謂春風
施惠萬物也蕩動也繁囿謂園囿繁茂也屯聚曾重也
阿大
陵也　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　善曰蒼頡篇曰湛水不
流也　翰曰景昃日斜

也湛澄華麗也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善曰毛詩曰褰裳涉溱鄭玄曰揭衣度溱水也潘岳河陽詩曰歸鴈映蘭詩沚與詩同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　濟曰蘭沚水渚有蘭也芳柯蘭枝也徙倚時行也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善曰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也　良曰美人謂友人也愆過也言友人遲晚不至我將如之何無為牽所思南榮戒其多善曰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趎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趎處朱切　銑曰謂相思不已自誡之詞餘注同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五言　善曰靈運山居賦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向曰樓即所居之樓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音饒善曰楚辭曰倚沼畦瀛兮遥望愽王逸曰楚人名池澤中曰瀛羽獵賦曰澳若天星之羅楚辭曰荃橈兮蘭旌王逸曰橈小楫也　翰曰澤中曰瀛星羅謂夜也橈楫也憩榭面曲汜臨流對廻潮善曰毛萇詩傳曰憩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為汜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　濟曰憩息也臺上有木曰榭水決復入曰汜迴潮潮落之名輟策共駢筵並坐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猨響山椒善曰李弘軌法言注曰駢並也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椒丘　銑曰山椒山頂也亭亭映江月瀏瀏音留五臣作飀飀出谷飈音標善曰亭亭迥貌王逸楚辭注曰瀏風疾貌寡婦賦曰風瀏瀏而風興　向曰亭亭月明貌飀飀風聲飈風也斐斐

氣幕五臣作冪岫泫泫露盈條善曰斐斐輕貌泫泫垂貌翰曰斐斐山氣貌幕霞也岫山峯也泫泫露光盈滿也條細枝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諠囂善曰李奇漢書注曰祛開散也王逸楚辭注曰蘊積也鄭玄禮記注曰闇諠囂則人意動作銑曰矚望祛除幽靜蘊積盪洗諠聒囂氣也晤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悟與晤同古字通向曰晤對也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五言善曰水經注曰京口丹徒之西鄉也又曰京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謝靈運濟曰京口江口北固山名靈運從宋高祖上此山樓望江而應制也凡和天子

曰應
詔

玉璽戒誠信黄屋示崇高 善曰言聖人佩玉璽所以儆戒誠信居黄屋所以顯示崇高鄧析子曰爲之符璽以信之蔡邕獨斷曰璽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也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黄屋左纛 良曰玉璽謂天子傳國璽此者戒人誠信使敬於上黄屋謂人君以黄繒爲蓋此者示人崇高有異於下也

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 善曰言上二事乃爲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三國名臣頌序曰名教束物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誄曰聰亮神理方言曰超遠也 銑曰上二事盖爲名教而用之至於大道化人在神理超遠而已

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 善曰莊子曰堯見四

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遥無為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說文曰鑣馬銜也言鑣以明馬猶軫以表車 銑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故云昔聞也今見者謂宗高祖登北固山若飄然出於塵外正與堯意相合也鑣銜也

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 善曰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稅鑾猶稅駕也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山椒 翰曰笳簫也大駕行必吹簫稅捨鑾駕也山椒山頂也

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 善曰吳都賦曰張組帷構流蘇游天台山賦曰或倒景於重溟王彪之游仙詩曰遠游絕塵霧輕舉觀滄溟蓬萊陰倒景崑崙罩曾城並以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 濟曰組組帷也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筵席也

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皋 善曰

蘭薄即蘭林也楚辭曰朝騁騖兮蘭薄戶樹瓊木籬些然此意微興王逸注異不可以王義非之楚辭曰朝騁騖兮江皋王逸曰澤曲曰皋 良曰薄叢也麗美也江皋江曲也

原隰荑啼綠柳墟囿散紅桃

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稊稊者發孚也桃則華荑與稊音義同廣雅曰墟居也 銑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 荑軟枝也墟丘囿園也

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

善曰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司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不鑒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物咸載 向曰皇宋高祖也言宋高美此陽春而布德澤故萬象皆光昭也

顧已枉維縶撫志慙場苗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毛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 翰曰白駒喻賢人有潔白之德食場苗喻食祿維縶皆縶也喻羈賢人使入仕也靈運自謙顧已非賢枉見縶縶而仕循撫

其志實懃食禄而已

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 善曰吕氏春秋曰至治之世賢不肖各反其質若此則工拙愚智可得而知矣　濟曰工巧也巧拙各有所宜靈運謙以為宜在放逸終將歸於山林而巢居也

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謡 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舊想謂隱居之志也歎逝賦曰覽前物而懐之劉琨答盧諶詩曰引領長謡　良曰曾則謡歌也靈運云素願自退今覩山水樂之則是縈於舊想故覽物色而奏長歌也

晚出西射堂

善曰永嘉郡射堂銑曰射堂在永嘉西靈運獨處常不得意作是詩也然此以下皆永嘉所作

謝靈運

步出西城五臣作掖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巘魚偃崿五各青翠杳深沈善曰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爾雅曰山正鄣巘崿崖之別名爾雅曰重巘隒文字集畧曰崿崖也王逸楚辭注曰杳深冥也　向曰岑山峯也山橫曰障巘崿崖之別名青翠山色杳闇也

曉霜楓葉丹夕曛嵐祿含氣陰善曰楚辭曰與曛黃而為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道逶迤兮嵐氣清埤蒼曰嵐山風也　翰曰楓木名曛黃昏時嵐山風也

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善曰節時感憂也

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善曰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言鳥含情尚知勞愛況乎人而離於賞心也　良曰羈雌無耦也萬物含情尚愛疇類

如何使我離賞心之人乎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善曰孫綽子曰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藻玄鬢吐素華古詩曰衣帶日已緩　銑曰華白緇黑也言老瘦帶緩故促其衣衿也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善曰言安排之事空有斯言幽獨不悶惟賴鳴琴而已莊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向曰安排之理空有其言幽獨不悶是賴鳴琴而已靈運以此自解

謝靈運

登池上樓五言

善曰永嘉郡池上樓　翰曰靈運被譖出時有疾起而作是詩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前各善曰虬以深潛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虬鴻也說文曰虬龍有角者淮南子曰蛟龍水居又曰鳥飛於雲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古字通馬融論語注曰怍慙也　濟曰虬龍怍慙虬以潛處而自保鴻以遠飛而去患靈運既羈世網故有愧慙虬鴻之義

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善曰周易子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尹子曰為令尹而不喜退耕而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　良曰言進德濟世智則踈拙退耕自給力不堪任

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善曰趙岐孟子注曰徇從也窮海謂永嘉郡也說文曰痾病也　銑曰徇求也永嘉海畔故云窮海痾病也

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善本無此兩句

向曰臥病於衾枕暗於節候故云褰開帷簾窺臨景物也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音欽　善曰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廣雅曰聆聽也李陵書曰舉目言笑洞簫賦曰嶇嶔巋崎　翰曰聆聽眺望也嶇嶔山高貌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善曰楚辭曰款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濟曰初景初春也革改緒餘也春為陽冬為陰也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善注同　良曰塘隄也鳴禽鸎也　銑曰詩豳風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言感傷此歌吟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善曰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詩曰我行永久穀梁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向曰離羣索居歲月久而難處其心也持操豈獨古無

悶徵在今 善曰莊子罔兩責影曰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周易曰遯世無悶 翰曰執持雅操豈獨於古無悶也道驗之於我將為之矣易云遯世無悶

游南亭 五言 善曰永嘉郡南亭 銑曰靈運所居之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 善曰淮南子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高誘曰是月有時雨也說文曰霽雨止也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然雨則雲出晴則雲歸也 濟曰時竟謂日暮之時竟盡一日也澄清也霽雨止也

密林含餘清遠峰隱半規 善曰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篴清有餘也張載歲夕詩曰白日隨天迴皦皦員如規 良曰含餘清謂雨後氣尚清涼也隱半規謂日

落峯外隱半見規日之形也

久痗悔昏墊丁念苦旅館眺郊岐善曰毛萇詩傳曰痗病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會也 銑曰痗病也昏霧墊溺也言病此霖雨之苦也旅館客舍也眺視也郭外曰郊岐道也

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善曰楚辭曰皋蘭被逕兮斯路漸廣雅曰漸稍也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王逸曰芙蓉蓮華也 向曰被覆也

未厭青春好已觀善作覩朱明移善曰楚辭曰青春受謝白日昭爾雅曰夏為朱明

慼慼感物歎星星白髮垂善曰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居慼慼而不解古長歌行曰感物懷所思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 翰曰慼慼憂思貌感此節物也星星白髮之貌

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善曰餌藥既止故有衰病蒼頡篇曰

餌食也　良曰餌食也言不能進藥食故衰疾忽然在此　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　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莊子罔兩問影曰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吾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屯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聚也陰闇則影不見故曰吾代也夜代謂使得休息也　銑曰言將往候秋水至隨流而歸息形影於舊居之山崖　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　善曰毛萇詩傳曰亮信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　向曰亮信良美知友也

游赤石進帆海　五言　善曰靈運游名山志曰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翰曰赤石山山枕海靈運於此進也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善曰
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
芳以歇而不比杜預左氏傳注曰歇盡也河圖曰崑崙
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赫
然　濟曰水宿宿於舟中也淹久興起也周覽倦瀛壖
而　況乃凌窮髮善曰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
緣　騶衍曰區中者乃有一州如此者九乃
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盡河壖弃地韋昭曰謂緣河邊
地鄭玄禮記注曰淩躐也顧啓期婁地記曰浪山海中
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為標的　良曰瀛
海壖岸也周覽於此尚以勞倦況若昔人淩窮髮之地
哉窮髮無毛之地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善曰洛神
在北海之北也　賦曰川后

靜波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水伯也其獸也八首八足八尾背黃青 銑曰川后波神天吳水伯

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

善曰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海賦曰維長綃挂帆席 向曰石華附石生海月如鏡皆中食故采拾之挂席猶揚帆也

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

善曰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海運則圖於南溟李弘範曰廣大窈冥故以溟為名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常度漲海莊子孔子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孔安國尚書傳曰越遠也 翰曰溟漲皆海也端倪猶涯際也輕舟而進曰虛舟超越輕疾貌

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

善曰言仲連輕齊組而之海上明海上可悅既悅海上恐有輕朝廷之譏故曰子牟眷魏闕史記曰齊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

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屠聊城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一說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濟同善注

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

善曰韓子白圭曰宗君少主也而務矜名郭象莊子注曰德之所以流蕩矜名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良曰忽忘也矜名則必危身故於道未足適已則不濟於代故於物有忘

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善曰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逃大澤之中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銑曰言可用於物則傷於已靈運將依太公任之言不為人用謝去天伐以存其生餘同善注

石壁精舍還湖中五言　善曰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游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向曰言靈運游山寺也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善作憺忘歸善曰楚辭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　向曰澹然安意也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善曰左氏傳趙宣子將朝尚早正歷曰日太陽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鄭玄毛詩箋曰微不明也翰曰陽微日落也林壑斂瞑色雲霞收夕霏善曰霏雲

飛貌濟曰霏日氣也時既暮故收斂也芰荷迭映蔚蒲稗皮卦相因依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稗草之似穀者阮籍詠懷詩曰寒鳥相因依良曰芰荷蒲稗皆水草迭遞也映蔚其色鬱茂隱映也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善曰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爾雅曰悅愉樂也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銑曰南逕東扉即所居也趨疾行偃臥也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善曰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猶足也孫卿子曰內省則外物輕矣廣雅曰愜可也向曰思慮澹然志意愜當則外物自輕於至理無違也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善曰楚辭曰願寄言於三島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劉淵林吳都賦注曰攝持也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說文曰推排也為推排以求也翰曰言養生不出此道也攝養也

登石門最高頂 五言 善曰靈運游名山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遡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濟曰言靈運登石門山也

謝靈運

晨策尋絶壁夕息在山棲 善曰江賦曰絶岸萬丈壁立霞駮郭璞游仙詩曰山林隱遯棲 良曰策策杖也絶懸絶也 踈峯抗 五臣作枕 高館對嶺臨迴谿 善曰廣雅曰踈治也西京賦曰踈龍首以抗殿廣雅曰抗舉也 銑曰踈鑿也迴谿谿曲迴也 長林羅戶庭 善作穴 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 善曰景福殿賦曰欲反忘術魏武帝苦寒行曰迷惑失故路 翰曰術蹊皆山

路

活活夕流駛色嗷嗷叫夜猨啼善曰毛詩曰北流活活楚辭曰聲嗷嗷以寂寥廣雅曰嗷鳴也 濟曰活活水聲駛疾也嗷嗷猨聲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善曰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嚴君平沈深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 良曰自言沈深冥默豈復別理但欲守道使不攜離心契九秋榦目翫三春荑善曰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歌辭曰齊謳楚舞紛紛歌聲上徹青雲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 銑曰九秋榦松之類三春荑草之類言心契堅貞自遊於道翫色亦同於俗也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善曰新亭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待終何憂哉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安

排己見上晩出西射堂詩　向曰居常道以待終天年處順理而安排代事將使憂樂不能入於我也

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善曰陸機詩曰感念同懐子郭璞游仙詩曰安事登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陵虚　良曰同懐謂友人也仙者因雲而升故曰雲梯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五言

善曰靈運山居賦曰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永歸其路迺界北山注云兩居謂南北兩處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經巫湖中過　銑曰則靈運所居南山北山也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峰　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觀於南山之陽　良曰山南曰陽

也景曰憩息也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善曰曹攄贈石荆州詩曰巘軻石行難窈窕山道深甘泉賦曰和氏玲瓏晉灼曰明貌　翰曰迥遠策杖徑路也窈窕長遠貌玲瓏明暗貌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善作灇字在冬切　善曰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綜西京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鳧鷖在潨毛萇曰潨水會也潨與衆同　良曰俛下喬高杪末聆聽也淙水聲言登於山半下視高木之末仰聽流水之聲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峯容善曰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爾雅曰感動也周易曰地中生木升丰容悅茂貌郭璞曰丰容也　良曰蹊徑蹤迹也　銑曰丰草盛也言雷雨作解竟何感動而令草木升長皆得盛容初篁苞

綠籜土各新蒲含紫茸而容切善曰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籜竹皮也蒼頡篇曰茸草貌然紫茸謂蒲華也江賦曰擢紫茸茸竹叢生曰篁苞裹也籜竹皮紫茸蒲花也向曰海鷗戲春岸天鷄弄和風善曰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漲海中隨潮上下爾雅曰鶾天鷄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貌曰海鷗天鷄鳥名和風春風翰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善曰郭象莊子注曰聖人游於變化之塗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覽物歎逝賦曰覽前物而懷之眷猶戀也良曰撫萬物變化雖無厭倦覽春物明媚眷視重疊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善曰言獨在山中無人共游人謂古人也向曰去人謂隱人也但恨不與友人游陟於此也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善曰言已孤游非情所嘆而賞心若廢茲理誰為通乎濟曰言非我情

獨為嘆息且賞此廢此是理誰能通矣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五言 善曰靈運游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銑曰越度也

謝靈運

猨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 善曰元康地記云猨與獼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說文曰曙旦明也向曰曙曉也光日光也 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 胡犬切 善曰廣雅曰方始也翰曰泫露垂貌 逶迤傍隈隩 烏到 迢遞陟陘 刑 峴 刑典切 善曰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為浦隩又於六反爾雅曰山絕曰陘郭璞曰連山中斷曰

陘聲類曰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 良曰隈曲隩涯也山斷曰陘山嶺曰峴也 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 五臣作凌 緬 善曰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水為厲通俗文曰板閣曰棧漢書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廣雅曰陵乘也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 濟曰厲涉也急急流也山行險處以板棧路緬遠也 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 善曰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潺湲鵬鳥賦曰乘流則逝 銑曰徑復往來也乘隨也 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 善曰毛萇詩傳曰蘋大萍也又曰冒覆也 向曰蘋萍菰蒲皆水草泛浮冒覆也 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 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萇詩傳曰挹㪺也猶今言酌也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 翰曰企舉踵也挹酌也葉卷謂初生未展 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 善注同 良曰楚辭云若有人兮山

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靈運想此其猶眼見也

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

善曰靈運南樓中望所知遲客詩曰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擿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然握蘭擿苕咸以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秉據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疏麻神麻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展申也又漢家侍中握蘭　濟曰蘭麻皆芳草可以投贈者言事君勤苦空結於懷相知之心無由申展

情用賞為美事昧竟誰辨

善曰言事無高翫而情之所賞即以為美此理幽昧誰能分別乎　銑曰言賞樂忠誠自以為美此事深昧誰能辨也

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善曰淮南子曰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遺是非又遺其所遣遣之以至於無

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向曰觀此山水使人遺忘物慮一悟乎道由此而遣

應詔觀北湖田收　五言　善曰丹陽郡圖經曰樂游苑晉時藥園元嘉中築隄壅水名為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平十二年為元嘉

顔延年　翰曰延年從宋文帝游曲阿北湖觀收田勤苦應詔作此詩也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　善曰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刋木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力追切濟同善注

蓄軫豈明懋善游皆聖仙　善曰蓄軫不行豈是欽明懋德之后善游天下皆是睿聖神仙之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范曄後漢書曰聖德明懋聖謂夏禹仙謂周穆

良曰軫車心勉也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廛五臣作壥字善曰周易曰聖人以

順動而民服漢儀注曰皇帝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

漢書曰楊雄有田一廛晉灼曰廛一百畝也銑曰帝

文帝暉光膺當也順時而動廛田也樓觀眺豐頴金駕映松山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曰頴穗也金駕金輅也言上樓看穗也映猶蔽也

向曰樓觀曲阿城上樓觀豐茂頴穗也金駕金車也

飛奔互流綴緹彀代迴環善曰陸景典語曰飛車策馬橫騰超進越絕書曰車奔馬

騰續漢書曰緹騎一百人屬執金吾吳都賦曰彀騎熠

煌翰曰飛奔車也或流散或連綴緹彀騎也迴環周

行也神行埒浮景爭光五臣作交映溢中天善曰列子曰黃帝夢游華胥國其神

行而已孟康漢書注曰埒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

忽西沉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號

曰中天之臺　良曰埒等也言天子與神明俱行等於浮景與日爭光盈溢於中天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善曰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悴之先言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羽獵賦曰玄冬季月萬物徂落於外孔安國尚書傳曰眷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鄭玄禮記注曰化猶生也　濟曰開冬十月也此時徂落之物雖復殘悴而盈於始春初化之先言其足觀也陽陸團精氣陰谷曵寒煙善曰吳越春秋越王曰崑崙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處其陽陸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山北曰陰　良曰陽陸天道也精氣謂太陽精也陰谷之氣如寒煙也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葱芊善曰廣雅曰攢聚也　銑曰言木葉既落霜封其枝故云攢素森藹霜盛貌松栢重布故云積翠葱芊欝茂貌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善曰禮記

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又曰國無六年之畜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玄曰無歲無贏儲也急要也通百姓之急者預戒於無年之時 向曰嘉歲豐歲也戒備也無年饑年也息人宴饗以報豐歲通人之急以備飢年

温渥浹輿隷和惠屬後筵 善曰說文曰温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洽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皂臣輿輿臣隷孔安國尚書傳曰屬逮也 翰曰渥厚也輿隷至賤者言天子温厚之德布於至賤及後筵延年自謂

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 善曰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濟曰言從帝以觀土風而作陳詩既畢愧不妍美

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纆墨牽 善曰言已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取累非由纆

韋西京賦曰百禽凌遽戰國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京父弟子曰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良曰纆牽馬轡也太長則累於馬行延年自言疲弱不能捷速非纆牽所累凌遽捷速也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五言 善曰劉楨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北臨江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蒜山在潤州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銑曰此題延年侍游蒜山觀其詩意乃不得從駕恐題之誤也

顔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去臨東溟 善曰莊子曰閱奕之隷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

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山名也漢書儀曰泰山東南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文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浮雲孫綽答許詢詩曰倒景淪東溟元天山最高在東北日出即見北列北方也日觀泰山東南東溟謂東海 向曰元天山名

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

善曰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於是渡河據陽山王逸楚辭注曰陘山側峽與陘通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 翰曰秦築長城渡河據陽山峽山側也又踐華山為城華山四面峻如削成

巖險去漢宇襟衛從吳京

善曰言巖險之固去彼漢宇襟帶周衛從此吳京宗都吳地故曰吳京也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吳都賦曰山川不足以周衛 濟曰漢承秦之關塞而居之乃漢末有吳開國巖谷之險襟帶之衛皆遷徙江外就吳之

京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類曰化魯靈光殿賦曰神之營之銑曰因流為池據山為城若化造神營非人力能致園縣極方望邑社摠地靈善曰園縣廟園之縣也邑社陵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徙人以奉園陵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陵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群神日月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摠皆也大戴禮天地祝曰望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向曰園縣山陵也方望謂祭四方羣神地靈地祇也言極盡摠括於此宗都其地故美言也宅道炳星緯誕曜應辰明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也郭璞南郊賦曰宅是星紀奄有衡霍吳都賦曰固其經畧上當星紀誕曜浮曜也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辰星楊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辰星者北方水

精也宋為水德故云應也　翰曰宅居道界炳光也言帝所居之界實光星紀之緯辰北方星宋以水德故云誕曜應辰明

睿思纏故里巡駕市舊埛

善曰爾雅曰林外謂之埛　濟曰睿聖也聖謂文帝也晉之東遷劉氏來居晉陵丹徒之京口故云故里舊埛纏猶懷也市猶徧也

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甍

音萌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西都賦曰輦路經營喪服傳曰抗極也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杜預左氏傳注曰甍屋棟也　向曰鑿山峯以通輦路尋雲言高也抗舉也以瑤玉飾屋甍屋簷也

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荑

音啼善作梯

英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

善曰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徨周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躬儉以弘下濟之惠　銑曰蘭野美言之荑英初生草也　向曰宣徧弘大凝成也言徧遊窮遠大爲

下濟之道以成聖人之情岳濱有和會祥習在卜征善曰國語曰齊桓公獄濱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新作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左氏傳鄭太宰石奐曰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　濟曰齊桓公時岳濱諸侯莫不來服故云有和會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言我天子亦然

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萌五臣作詆　善曰老謂司馬談也遺萌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巖耕以謝職不獲預觀盛禮所以悲同昔人漢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如淳曰周南洛陽也　向曰漢武封泰山司馬談使南陽至周南之地逢子遷謂曰我不登封者命也昔老則談也遺詆延年自謂也言我不能從登蒿山感慕之情亦與談類

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善曰空食猶素餐也王逸楚辭注曰

不空食禄而曠官也廊巖廊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曰巖廊殿下小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税租也揚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乎京師　翰曰言已素餐疲倦於廊廟之列今欲反輸國税事耕巖石之下此延年之謙詞也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五言　善曰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為湖湖水周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顔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　善曰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之於策也孟子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春方動宸善作辰駕望幸傾五州善曰禮記曰東方曰春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天子為辰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曰泰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七故謂北境云五州　濟曰春方東方也宸駕天子駕也此蓋言天子巡狩自東方起也九州之地宋得其五五州之人傾心望帝臨幸

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善曰山祇山神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神名　銑曰山祇山神水若水神也言感山水之神稱警蹕於山路

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善曰瑤軫玉輅也藻舟畫舟也王符羽獵賦曰天子乘碧瑤之彫軫建曜天之華旗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賜奉朝請咫尺天顏　向曰神天皆謂帝

也御幸也儀容儀也瑤軫玉車也藻舟畫舡也言自車入舡萬軸胥行衛千翼泛

飛浮善曰萬軸謂車也千翼謂舟也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 翰曰翼艘也萬軸言多也胥繼也行胥宿衛也千艘言舟多也泛輕貌飛浮舟行貌彫雲麗琁蓋祥飈被綵斿善曰天台山賦曰彫雲斐亹以翼欞桓子新論曰乘車玉小蓋禮緯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斿旌旗之旒也 濟曰麗附也琁蓋以玉飾蓋彫鏤雲氣附於其上被猶吹也綵斿旗名祥飈瑞風吹使飛揚江南進荆

豔河激獻趙謳善曰吳都賦曰荆豔楚舞列女傳曰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操楫而請簡子遣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河兮

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交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夫人　良曰江南地名荆豔楚歌河激中流也

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州

善曰金練金甲組練也蔡邕女琰詩曰卓衆來東下金甲曜日光左氏傳曰被練三千西京賦曰翼聲震海浦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　銑曰金練金甲也笳簫溟海也

藐貌眄善作眄觀青崖衍漾觀綠疇

善曰藐眄窈窕顧眄也衍漾遊衍漂漾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並畔為疇　向曰藐眄廻顧貌覩見衍漾廣大也疇田也

民善作人靈鶱都野鱗翰聳淵丘

善曰鶱聳皆驚懼之意也都野民靈所居淵丘鱗翰所處也曾子曰陰之精氣為靈　翰曰民靈人神也鱗翰魚鳥也見天子兵甲鼓吹之威皆鶱聳驚懼

德禮既普洽川岳徧懐

柔善曰尚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孔安國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施乃浸潤生民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曰洽合也毛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毛萇曰懷來柔安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濟曰道德禮儀普徧周洽於川岳之神亦歡欣來居此地矣

行藥至城東橋 五言

鮑明遠 良曰昭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官之子而作是詩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善曰史記曰關法雞鳴出客良曰伐擊也通晨以表天明嚴車臨迥陌延瞰歷城闉善曰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神女賦曰望余帷而延視廣雅曰瞰視也毛萇詩傳曰闉城曲也　銑曰嚴整迥遠延長瞰視也蔓草緣高隅修楊

夾廣津善曰隅城隅也　向曰隅城角修長也津橋岸也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善曰楚辭曰軼迅風於清涼又曰為余先乎平路　翰曰迅風喻法令暴急也飛塵喻時代昏闇也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善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宦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旦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井有市　濟曰言遊宦子同於市井之人擾擾營營皆馳逐貌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善曰范曄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玉者至不生歸抱朴子曰夫程鄭王孫羅裒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為之側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列女傳秋胡子妻謂秋胡曰子辭親往仕　良曰謂遠仕者金印也利謂利祿爭先萬里塗各事百年身善曰王羲之答

許詢詩曰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養生經黄帝曰中壽百年開芳及稚節含彩吝驚春善曰以草喻人也草之開芳宜及少節旣以含彩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惜也陸機桑賦曰亹稚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曹毗城賦曰含彩可以寶珍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銑曰夫人開布芳華之德宜在幼稚之年含其光彩驚惜春序恐時過年謝吝惜也尊賢永照灼孫賤長隱淪善曰說苑曰子賤至單父請耆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黄香上疏曰江淮孤賤愚朦小生隱淪謂幽隱沈淪也向曰尊貴賢大也照灼盛熱勢也隱蔽淪沒也言人貴大則長居盛熱孤賤則長見蔽沒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善曰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古詩曰轗軻長苦辛翰曰端正也言已道德不行容華消歇一生苦辛正為誰也歎恨之深

遊東田 五言善曰朓有莊在鍾山東遊還作濟曰此朓所居之東田

謝玄暉

慼慼苦無悰 在冬 攜手共行樂 善曰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居慼慼而不解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悰為樂亟韋昭曰悰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坐苦無悰駕遊博望山楊惲報孫會書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良曰慼慼憂歎貌悰亦樂也行樂謂遊東田也 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 善曰羊祜請代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曰層累皆重也尚書曰隨山刊木楚辭曰菌閣兮蕙樓 銑曰陟升累重也臺上有木曰榭菌香草也言菌閣美也 遠樹曖阡阡 善作仟仟 生煙紛漠漠 善曰廣雅曰芊芊盛也仟與芊同 向曰曖不明貌阡阡茂美

貌紛亂也漢漠布散也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善曰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不對茲春酒還則望彼青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陸機悲行曰遊客芳春林毛詩曰為此春酒　翰曰古詩云夕宿青山郭旦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步步但惆悵此言不對芳春酒以消憂還如望青山郭之惆悵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璠梁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禮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秀起遊氣籠其上即樊蘊若煙氣

江文通 濟曰宋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廬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氛氛

若香煙也觀淹詩意乃和王詩此序不云應教誤矣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善曰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丹内神鼎中夏至之後臬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漢高皇之孫也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　良同善注此山具鸞鶴往來五臣作古盡仙靈善曰張僧鑒豫州記曰洪井西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嶺云王子喬控鶴所經處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正東曰天墉城其北戶出承淵山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　銑同善注瑤草正翕許力赩許力玉樹信葱青善曰瑤草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琴賦曰瑤瑾翕赩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　向曰瑤草玉樹皆美言之翕赩葱青茂欝貌絳氣下縈薄

白雲上杳冥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杳杳冥冥而薄天 翰曰絳氣赤霞氣也

縈繞也草木叢生曰薄杳冥 深暗貌則謂此香鑪之煙 中坐瞰蛇虹俛伏視流星

善曰西京賦曰瞰蛇虹之長鬐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頫視流星 濟曰中坐半山坐也俛下也平視蛇虹

下視流星言山之高 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善曰言未盡尋遐怪則知其至此耳

目必驚也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 良曰言人不遠尋怪異而至此山者則知驚其耳目 日落長沙

渚曾陰萬里生善曰曾重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雲也 銑曰長沙地名曾重也言山高

而陰遠 藉蘭素多意臨風黙含情善曰多意多佳意也含情情未申也隱顯交處

所以未申嘯賦曰藉臯蘭之猗靡楚辭曰臨風怳兮浩歌王仲宣公讌詩曰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 向曰

藉蘭言於山間以蘭藉地而坐此意素多臨風默然含情方學松栢隱羞逐市井名善曰方猶將也言將隱而弃榮利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莊子仲尼曰商賈旦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井有市 翰曰隱幽隱也幸五臣作奉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旍五臣作旌 善曰光誦猶華篇也後旍猶後乘也濟曰後旌後車也光誦謂建平王首篇也言承此之末伏思託於後車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五言 善曰徐爰釋問略曰建康北十里有鍾山裴子野宋略曰孝武封皇子尚為西陽王 向同善注

沈休文

靈山紀地德險峭善作地險資岳善作嶽靈善曰說苑齊景公曰天不雨寡人欲祠靈山可乎鄭玄周禮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王隱晉書荀晞曰淮陽之地北組塗山南枕靈嶽 銑曰紀猶表也資猶因也

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善曰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史記曰始皇表南山巔以為闕南山則終南也爾雅曰觀謂之闕戴延之西征賦曰嵩中岳也東謂大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 向曰終南山為秦宮觀之儀表少室山近周王之城

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坰善曰鳳翔淮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李斯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然但引翠鳳之文不取旗義也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爾雅曰林外謂之坰 向曰鳳翔喻宋興於淮海之地衿帶之固乃

在建業焉稱神者美言之野外曰坰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其一善曰北阜鍾山也西都賦曰眺北阜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又赴洛詩曰林薄杳阡眠　濟曰鍾山在北故云北阜草木叢生曰薄杳深也葱青茂盛貌也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善曰子虛賦曰其山則交錯糾紛上干青雲　良曰發地言起發於地也干雲言高也非一言形狀多也合沓共隱天參差互五臣作分相望善曰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巒隴有合沓揚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子虛賦曰岑崟參差尚書曰終南惇物至於鳥鼠孔安國注曰三山名言相望也　銑曰合沓高大貌衆峯高大共隱蔽於天參差分布相望而列於地鬱律構丹巘魚偃崚盧登嶒在登起青嶂善曰西京賦曰隱轔鬱律爾雅曰山正鄣巘崿崖之别名爾雅曰重巘隒魯靈光殿賦曰崱繒綾而龍鱗　向曰鬱

律直上貌山甗形曰巘言構成此形崚嶒疊重貌山横曰嶂

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其二

善曰楚辭曰道幽谷于九疑山海經曰南山崑崙其氣䰟䰟漢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仙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海中 翰注同

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

善曰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事 良曰即山中之事已多美矣臨眺四外復有奇迹

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

善注同云此皆假言之 濟曰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今此擬而作也

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

其三 銑曰隴首山頭也桂枝者桂樹枝也

多値息心侶結架山之足

善曰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毛萇詩傳曰麓山足也 向曰侶徒侶也架

造盧
也
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善曰山海經曰和山五
曲郭璞曰曲廻也翰
曰維摩經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言八解之池與
澗水俱流而鳴大品經云初禪二禪三禪四禪言此四
禪之人隱此
山巖之曲
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五臣作
何所
欲善曰
老子曰
窈兮冥其中有精王弼曰窈冥深遠貌深遠不可得而
見然而萬物由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其
中有精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向曰窈冥深遠
貌言皆深遠不可見使人蕭條然無所可欲而近於道
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其四
善曰家語孔子曰無
聲之樂所願志從莊子曰魯
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列子文
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君王挺逸
趣羽旃臨崇基善曰說文曰挺拔也旃旌旗之垂者旍
旗以羽為飾故云羽旃陸機樂府詩曰

羽旗棲瓊鸞崇基山也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白
濟曰君王指西陽王也羽斾旌類崇基謂鍾山

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

善曰左氏傳楚太宰薳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玉趾跡辱見寡君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楚辭曰辛夷車兮結旌旗　銑曰玉趾美言王之足也王登於山故曰雲隨其足桂旗旗名其高與青霞相雜

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

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玄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日出東南隅行曰顧顧步咸可懼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渠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　向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三芝石芝靈芝肉芝也

於焉仰鑣

皮苗

駕歲暮以爲

五臣作終

期

其五　善曰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翰曰歲暮喻老也言已於此仰奉王之鑣

駕及老終期隱於此也

宿東園　五言　濟曰休文家園

沈休文

陳王鬬雞道安仁采樵路　善曰陳思王名都篇曰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潘岳詩曰東郊歎不得志也出自東郊憂心搖搖遵彼菜田言采其樵　良注同　東郊豈異昔聊可閒余步　善曰七啓曰雍容閒步　銑曰閒緩也　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　善曰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弗鬱　向曰阡道也盤紆交互屈曲反覆貌　槿籬疎復密荆扉新且故　善曰謝靈運詩曰插槿當列墉鄭玄禮記注曰蓽門荆竹織門也殷仲堪誄曰荆門

晝掩翰曰以槿作園籬以荆為門扉樹頂鳴風飇草根積雪露鷲麏居雲去不息征鳥時相顧善曰毛詩曰野有死麏今以江東人呼麏曰麏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毛詩箋曰廻首曰顧濟曰颸亦風也麏獐也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兎善曰任預雪詩曰寒鳶鸋雲嘯悲鴻竟夜暾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良曰曾重阜山也飛光忽我遒豈善作寧止歲云暮善曰古董桃行曰年命冉冉我遒毛詩曰歲聿云暮銑曰飛光日月光也遒迫也日月迫落豈止歲暮而已老將及我不得游於斯也若蒙西山藥頹齡儻能度善曰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陸機應詔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頹年之

方侵　向同善注曰言我若蒙此藥而頹毀之年儻或能畢於天地齡年也

游沈道士館五言　翰曰休文游道士沈恭館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善曰過秦論曰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内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鋭志武功　濟曰秦皇始皇也漢帝武帝恢大也懽娱人事盡情性猶未充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　良注同鋭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善曰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鋭志武功西征賦曰竊託慕於闞庭潘岳書曰長自絶於埃塵超遊身乎九霄　銑曰鋭盡也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九霄九天仙人所居處也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宫善曰廟記

曰祈年觀在城外秦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漢武帝所造 向曰祈年秦所立望仙漢所立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善曰漢武内傳曰帝好長生之道 翰曰皆謂秦漢之主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周易曰豐多也 銑曰余約自稱也須求豐大也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五臣無此二句 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五臣作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善曰曹子建閒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襟 向曰濯滌也寒水秋水也所累去非外物為念在玄空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内爾雅曰玄道也然道體無形故曰空 翰曰玄空道也言我游此超然自得不為外物累己所念在於道也朋來握石

髓實至駕輕鴻善曰袁彥伯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凝而為石郭璞游仙詩曰駕鴻乘紫煙　濟曰石髓石之髓也得而服可長生故朋來握此食之鴻鳥名仙者以為駕故賓至則相與乘也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一舉陵五臣作凌倒景無事適華嵩善曰吳都賦曰遐路絕風雲通張昶華山堂闕銘曰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起漢書谷永曰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廣雅曰陵乘也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良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謂倒景我一舉而升於此更何事適嵩華之山而求道也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善曰歲暮

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銑曰賞心客謂與我賞此之友人歲暮謂年老也言及老與爾同此事

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五言 古文 元梁典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到溉字茂灌為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南琅邪郡琅邪國人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陽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領郡鎮江乘縣立郡鎮輿地圖曰梁武改南琅邪為琅邪郡在潤洲江寧縣西北十八里

徐敬業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徐勉第三息悱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於郡府 向曰少有才學為晉安內史古意作古詩之意也酬報也溉為司徒長史登此城作

詩贈悱故悱報之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善作拒樓蘭善曰漢書揚雄上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杅泥城杅音烏　翰曰甘泉山名匈奴犯塞烽火至甘泉宮上谷郡名近樓蘭之國警猶警衆也抵猶拒也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善曰蜀都賦曰豁險吞若巨防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岪鬱　濟曰此江即岷江也茲山即鍾山也豁險鬱盤重厚貌言此江山比於甘泉上谷表裏窮形勝襟帶盡巖巒善曰左氏傳晉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說文曰巒小山而高　良曰巖巒山也言衿帶之固盡是此山修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善曰

子虛賦曰下屬江河又曰其上則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銑曰修長屬及也竹叢曰篁言竹生於山上下及於地益山形之壯矣危高也言城上高樓如山之峻上干於雲也此城依山而作

登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

善曰左氏傳曰鄭子產授兵登陴杜預曰陴城上睥睨也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　向曰陴城上女牆也遐遠也長安謂丹陽城

金溝朝灞滻產甬涌道入鴛鸞

善曰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閶闔門入灞滻二水名也雍州圖經曰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西入灞水小水入大水曰朝尚書曰江漢朝宗於海甬道閣道也淮南子曰甬道相連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鴛鸞殿　翰曰金溝之水入灞滻如江漢朝宗於海甬道起土為道鴛鸞殿名皆西京之事此擬而作之故望見

鮮車鶩華轂汗馬躍銀鞍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

史民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　良曰鮮新驚奔也華轂彫飾其轂銀鞍用銀以飾鞍言見城中車騎若此

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　善曰漢書音義曰負恃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史記曰藺相如怒髮上衝冠　濟曰負恃也耿介猶志操也壯士之怒髮上衝冠悱自言少年恃壯氣志操既立怒天下未平而髮上衝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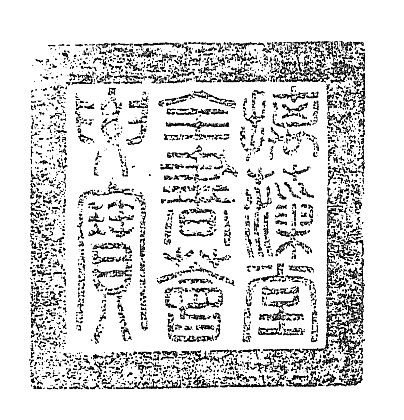
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　善曰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隗囂據天水王元說囂曰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銑同善注

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　善曰古樂府曰日出東南隅行曰兄弟兩三人中子侍中郎黃

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　向曰漢時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文帝馳入其軍曰霸上軍兒戲耳悱言我不能如劉禮作兒戲使路傍觀之而笑

寄言封侯者數所具奇居宜良可歎善曰漢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　翰曰李廣與衛青伐匈奴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無令當單于廣竟失道自殺奇謂無偶也夫將有大功則封為侯當數奇之時良可歎息也此皆悱之心事以報於溉

文選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貢生臣左顒若